

現代中國小說選

# 現代中國小說選

精裝一鉅冊實價壹元七角  
平裝二厚冊實價壹元二角

編輯者

A L 社

印刷者

亞細亞書局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棋盤街青蓮坊

一八年九月出版  
分發行所

各省各埠大書局

## 谷 潤

徐蔚南

谷潤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公司門，充滿了喜悅的，身體很輕靈的，登上了電車，坐下了向車中一望，看見乘客都是不修飾的男子。車中祇有他是年青的，而且穿着一身新哩噉的洋服，一件花呢的單大衣，其餘的人是中年或老年的人了。其中最令人恐懼而厭惡的是一個紅面孔，生滿鬍子的，戴着四角黑帽子，穿着黑布長袍的天主教神甫，他那威嚴的目光閃閃地望着車中的人。谷潤雖則最初被這神甫的目光注射着的時候，他記起了朋友對他說的關於神甫的聖潔與尊嚴，同時他覺得彷彿犯了一件罪惡被人告發了似的，立刻歪轉了頭望着窗外的店鋪與街道，然而過了一會兒他想到我又不是天主教徒，見了神甫怕什麼，他的心上這時又充滿了喜悅，眼角上自然地跳出了微笑。但是他這時候除了喜悅是有秩序地自心中滲出到身上之外，他的思想是很雜亂，彷彿雪後的麻雀，跳過東，跳過西，沒有一刻工夫滯留在一處地方的，他的眼睛雖則最康健的，這時在車中却對於一切不留任何印象。他這時候，因為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喜悅，所以他的四肢彷彿有點發癢，最好將兩臂甩動，兩腳跳擲，如蝗蟲一般的跳，如蝴蝶一般的舞。車子到了一站的時候，登上一個女子來，敷着雪花粉的蛋形的臉兒埋在黑色發光的天鵝絨的外衣裏。這

漂亮的西洋太太在谷澗的身邊坐了下來。一陣陣的濃重的香味送到谷澗的鼻子裏，他便覺得身體漸漸乏力起來了，但這種香味聞倒很舒服——尤其是這樣漂亮女人身上的香味。他想今天可是真幸福的一天，所以會聞到這樣好的香味。想到這兒，他愈覺得欣喜。

一剎那，電車又停了，谷澗要下車的地點到了。他很輕鬆地下車，將領結拉一拉正，這時在街上，他的眼睛比在車中更大膽地跳出來。忽然欣笑的眼光落在一家糖果店裏，他便進店去，買了三包朱古立糖，兩包杏仁。糖果雖則已有五包，但是在他的大衣袋裏，衣袋並不覺得臃腫。走到轉彎處，他看見賣報人，他又用去一個小銀元，買了一本世間周報。

谷澗走到了他要來的大夏花臺兒(Dacha Hotel)了。他進去租定三層樓上一間臨街的房間。

那座花臺兒坐落的地位已很不差，在S市中比較清淨的一條馬路旁邊，對面是一片廣闊的運動場。谷澗租定的房間更不差，裝飾很精雅，光線和空氣都很好。房中閃閃發光的黃銅牀對面的牆上，掛着一架大油畫，畫着一對情侶正在池邊柳陰下密語的情景；女人的神情很泰然自若，那男子却反而有點靦覷的樣子。兩人坐的沙發椅對面是一架火爐，火爐架上是一座精巧的時鐘，是嵌在一個裸體的女神手中托着的黃金球裏的。其餘嵌鏡子的衣廚和桌椅都很精雅。

谷潤踏進房內，向房中仔細打量一下，覺得這房間很不差，可以做他的樂園。他走到窗邊，向街心望了一望，回轉頭來，再看了看時鐘。此時正二時半。他想約定的時間是三時至三時半，這時還早。糖果已從衣袋裏取出，放在檯上了；他點了一枝紙煙，拏了那本世間周報，充滿着希望，充滿着快樂去坐在沙發中閱覽，同時等待他約會的人的到來。

他先翻閱那周報中的圖畫：一個飛行世界的女飛行家的幾張照片，幾個女優和洋畫展覽會的攝影。

他看了一刻圖畫，仰起頭望着時鐘，二時四十分，離三時還有二十分鐘。回過來的眼光重新落在那膝上周報中的攝影上。這是一張洋畫的照片，描着一個橫在場上的裸體的女子，淫蕩地笑着的眼睛正注視着她股旁的一匹豎着尾巴的黑色的大雄貓。這照相下寫着畫題「墮落之女」和畫家的姓名。那圖畫的命題使他不甚歡喜，雖則這張畫是他還歡喜的。他茫然地望着窗外深秋潔淨的天空，思想什麼墮落不墮落，墮落是怎樣？不墮落是怎樣……

時鐘突然鐺鐺地打了三下，將谷潤從胡亂的思想裏拉了出來。

他連忙立了起來，將衣服整齊一下，向衣廚鏡中將自己的面貌仔細觀察了一會。不錯，是一副漂亮的面孔，兩頰很豐滿的，微帶紅色，鬍子括得精光，雙眼皮的眼眶，在微笑時最爲嬌媚，頭髮

梳得整齊而光亮；還使他自己稍稍不滿意的，是鬚髮邊，在他自己修面時剃破的一小塊，幸而現在已結了痂，沒有損害他面部全體的調子。

谷潤覺得自己的面貌很滿意，微笑着走到窗邊，望着窗下的街道。

谷潤想道：今番是我第一次和她的 *Rendez-vous*，約她到這花臺兒裏來；她來到時，應該怎樣去招待她？是了，等她一叩門，就笑着趕過去開門，緊緊地，握着她的兩手，在這握手裏，我將我的對她的尊敬，對她的愛情以及我的生命完全傳送給她；她這時候一定也歡笑地望着我；但是她踏進了房，怎麼樣呢？和她講什麼話呢？……是的……是的……

谷潤想到這兒，聽見房門外有谷谷地高底皮鞋聲響過來了，他立即停止一切思想，微啓着嘴，睜着眼睛向房門觀看。他的兩條腿就想搬動，兩只手就想呈向前，但是彷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禁止他這樣做。谷谷的聲音更近了，更響亮了，他彷彿聽着她打門了，他握着她的手了，她笑着進來了。他全部的神經顫動了。心突突跳動，兩腿發軟了。然而在這一剎那間，那谷谷的聲響却已走過他的房門，聲響漸漸地輕微了，輕微了，終於聽不見了。他覺得受了那走過的人的欺騙了，他詛咒那走過的人。他頹然地坐在沙發上，望着時鐘發怔，鐘上這時已快將四點了。約定的時

間已經過了。

谷潤一邊望着鐘，一邊在想，過二三十分鐘來也是有的。她或許被友人絆住了脚。或許路過百貨商店去買什麼物品，或許車子在途中生了障礙。想到車子生障礙，他又爲她憂慮了：若是她乘汽車馬車來，那是不會被什麼攔翻的，若是她乘黃包車來，那是危險了，或者此刻她已受了傷，抬到病院裏去了。終於他發見這是他的愚想，他想她今天乘電車來的，她不會乘汽車或馬車或黃包車的，一定也乘電車來，電車是最安全的，自他乘電車以來，從沒有遇到過什麼危險，但是電車因中途電流不通或車輪挫折而停頓的事情，却是有的。她在這時候還不來，一定電車發生障礙了，再待幾分鐘她一定就來了。

四時十分了。

他忍耐地在房中踱步了，走到房門邊，彷彿聽見脚步聲，站定了細聽，却又沒有聲響了。他走到窗邊，聽見從街上飛起汽車的笛聲，連忙向街上一望，却見那乘汽車向前疾馳而去了。

他的思想的起伏，可以從他的脚步的搬動裏看得出來：最初他在房中走時，還是緩緩的輕輕的脚步，接着在輕輕的脚步聲中夾着凝固的聲音了，最後，他的脚步搬動得很急速，雖則聲音仍是輕輕的。

時鐘上的針已指着四時半。

她的珊珊來遲煩燥了他，苦惱了他。他猛吸着紙煙，將煙霧向天花板噴吐，但吸不到半枝煙，便又不吸了，拋棄了紙煙，牙齒咬緊着嘴唇，又叉着兩手在背後，茫然地呆看着那火爐。

感情久已能使他號啕，使他頓足，使他咒罵那女人的珊珊來遲，使他拋棄了對於她的愛情與尊敬，然而理智又命令他忍耐着等待，忍耐着等待，同時他并且沒有號哭咒罵等等的力量了。終於從他的口中漏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又向那沙發上坐了下來。

剛才只看了幾頁圖畫的世間周報，如今谷澗勉強着自己再來閱讀。但是他雖則在閱讀那篇論文，他看見的却祇是一行一行四方形的圖案堆積着，堆積着，難有幾個字跳到他眼中是他認識的。他極力鎮靜的頭腦，於是再從頭讀起，才知道這篇論文，又是說什麼軍閥的私鬪是中國滅亡的端緒等等一類話；再看以下的新聞都是什麼馮吳大戰，難民過境等等的不快意的消息。平日他在友人面前看見這種新聞時還漏出嘆息或者用着傷心的神態指給人家看，此刻他讀着這幾段新聞，覺得很討厭，連忙翻過了，翻到書尾，閱讀那最後幾頁的難組欄。他翻着一首新詩，題爲我願：

「愛我的愛，

我願化作你的絲襪，

雖則受着你的踐踏，

你的肌膚却常常給我親着！

噯！我的愛，

我願變作你的香糖，

雖則被你嚼成唾液，

我的生命已溶入你的心懷！

這是上海一派專做黑幕小說的文人所作的迎合中國淺陋的文藝市場的一首新詩。谷澗讀到這首詩，覺得很容易懂而且有味，連接地讀了三三遍之後，仰起他的眼睛望着那檯上的糖果。

道：

谷澗的糖果原是買來要她和他自己在一起咀嚼的，如今他却啓了糖果的包封，自言自語

「呵呵！我呈給你這朱古立的糖，要你從每片糖裏認識愛情的甜味；我呈給你這心形的杏

仁，要你從每顆杏仁裏辨出我的誠心！」

趁着他的雄健的想像力，他想像這時候假使她已來了後的情景了：

兩人並肩坐在溫軟的沙發裏，有如那油畫中的一對情侶。兩人講的話，就是這二三月中的互相愛悅的情形，說話時一定要帶着些滑稽，那末大家都會情不自禁地嘻笑。接着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那末她一定合緊了她的嘴唇微笑地向他逼視。

這房間在頃刻便將變成一座樂園：那銅牀化作滿蓋蓮花的池塘，在蓮葉下有鴛鴦交頸而睡；那洋畫化作一座森林，森林中有無數仙鳥發瘋地齊唱着歡歌；那衣廚和沙發化作爲蔥蘢的山崗，山中有汨汨的流泉，流瀉入桌椅化作的果園良田。在這樂園裏，有永久不謝的鮮花，有永久常新的春陽，有奇獸，有靈芝，有一切人間夢想的美麗……

他的思想又跳到她的身上，他想，兩人並坐的時候，他們倆的全身心的熱力一定相互交流，他們倆顫動的身軀將彷彿浮在溫泉裏，感覺着冷中的熱味，熱中的冷味，又彷彿身子在夢中給薰風吹上了青天，被白雲擁護着向着月球進行……是的，他又將他溫暖的嘴唇親着她的手背好久時候，從她的手背上將吸取她一些永久保存鮮美的蜜意……他又想到剛才讀過的一首詩，怎樣化作愛人的機，常常親着那香肌……他又想到以前讀過的小說中描寫男女大擁抱

的情景……

呵呵！他不能再想了，他不能再想了。他覺得胸間氣悶到極點，呼吸急促的幾乎要窒息了；腦筋發脹，有點偏頭痛；喉頭乾燥如火在焚；眼皮滯重地壓迫他的眼睛；全身麻酥的了，在麻酥中，他歪着身子躺在沙發中一聲也不響。

西沉的太陽送下的血色的光，闖進了窗中，跳蕩在白布套的沙發上，跳蕩在谷潤的光亮的頭髮上，跳蕩在他的疲倦的臉上，映出一種畫家所難描的痴獸獸的色彩。

這時已五時四十分。

谷潤從醉後一般的迷糊裏甦醒轉來，眼皮微啓，便覺眩暈，於是眼皮重又合上了。過了幾秒鐘，他又睜開眼來向他身邊一望，覺得四周都空虛，在空虛中只有他一個人。他突然跳了起來，將糖果和那本周報都拋棄在地上。

他先前以爲這房間是樂園的，却不道如今變爲沒有光，沒有花，沒有陽春，沒有一切的——一切都埋沒了的渺無涯際的沙漠。如今他一個人獨立在黃沙的中間，仰頭一望，所見的祇是灰色的天空，耳中所聽見的，祇有寒冷的風聲……

他有如關敗的雄雞，先前一切的歡樂和水泡一樣的消滅了。從他可憐的蒼白的臉上露出

了慘笑，從他的鼻孔中漏出了哼哼的輕視人的笑聲。他不僅覺悟了她的欺騙，他并且想像她在此刻與另一個男子在另一處地方創造了他所要創造的樂園。

他如今沒有孤獨的悲哀，他沒有寂寞的淒涼；充滿他全身心的是惱怒與悲恨的火焰。

他不特此刻不希望她的到來，并且永久不願再見她了。但是他突然間按着電鈴，呼喚茶房。茶房恭敬地進來了。

谷澗便說道：

「如今我要往戲院子裏去，如有女客來訪，請她在我房中等待好了。」說完話，他便忽忽地向外走去。

(環自奔波)

# 愛人

徐霞村

牆上掛着的那架冷酷的八角掛鐘才剛剛指到八點四十分；在木欄內，那位貓頭鷹眼的主任的位子還是空着；外面屋頂上的雪光從東邊一列英國式的窗子映入，全辦公室充滿一種死灰色的光線。幾個早到的同事正圍在暖汽管的四周聽着胡大講他的嫖經；雷夫君一面聽着這高聲的談笑，一面有意無意地把號房剛遞給他的一封私信用手拆開。

雷夫君是個近視眼睛，身軀瘦小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是生在離濟南一百里地遠的一個小城鎮裏，在那裏他跟一個與他家有親戚關係的舉人受教育，從小就以用功著名。不久他父親覺得讀四書在這個年頭已不實用，便把他送入省城考學校，他費了兩年的功夫補習123和ABC，末了才考入了一個中等商業學校。他在學校裏也同在私塾一樣地在課程上用功，畢業的時候，因為成績很好，學校當局便想了一個法子把他薦到北京來做事，到現在已是六年了。雷夫君的生性也與他的歷史一樣簡單：膽小，謙順，從來不拒絕人。他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公寓

裏，白天照例是到公司辦事，晚上照例是看看閑書，再不然就是躺在牀上出神。在公司裏他們叫他「聖人」。這一半自然也是因為老像一個老處女似地保持着他的真操，從不肯跟別人去打一個茶園，但一半是因為他有讀書的癮。他不時地要買新書，除了小說之外，也間或讀一點講各種問題的書。當他讀一本書時，他的整個的靈魂都要和書融在一起，他相信書中的每一個字，他覺得書中的人物的經歷就是他自己的經歷。他非常愛談話。其實他的談話就是背書，但是他卻不自覺；他的同事們聽到他滿嘴都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學問，自然也就更驚訝他的淵博。

現在，這封信是雷夫君的一個表弟來的，信裏告訴雷夫君他現在已由濟南來到北京，而且已插入了東城某中學的高中二，功課很忙，不能出來，希望雷夫君有功夫去看看他。但是在讀完了信的內容之後，雷夫君的目光忽然被一種眩目的顏色引住了。原來這位表弟現在也染了時下中學生的習氣，愛用有顏色的文具：信紙是淡青的，信封是水紅的，字蹟是恭整的，又秀麗，用藍黑的墨水寫着。想到那一年前還是粗氣的小足球家的表弟現在竟完全成了一個青年人，雷夫君的臉上不禁掛出了一層疲乏的微笑。但這笑卻被留了鬍子的老夏一眼瞧見了。

「笑什麼，聖人？嘿！好漂亮的信封啊！」

聽了這話，紅胖的小趙立刻回過頭來。

「是情書啊，你們知道不知道？」小趙粗野地叫了。

幾個聽嫖經的人都驚訝地離開了暖汽管。

「公開呀！情書公開！」

「對了！公開！公開！」

雷夫君有點着慌了。把信給他們看麼？給他們看倒不要緊，但這明明是表弟的信，豈不是要使他們失望嗎？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跑到他的腦子裏，他立刻很快地把信往衣袋裏一揣，半莊重地說：

「不要胡說，那裏有什麼情書？」

這自然使大家的信心更堅定一點。

「不行，不行！非公開不行！」

「不要鬧，不要鬧。」

「哈，聖人有了愛人了！」

「什麼愛人不愛人……」

「你要不拿出來我們可要自己動手了！」老胡笑着把袖子一捲。

『贊成，贊成！讓我們把聖人捆起來，』小趙跳着叫。

大家立刻把雷夫君包圍起來。雷夫君很慌促地支撐着。

『說老實話，實在不是，——實在不是情書——』

『不行！非公開不行！』

正在大家將雷夫君揪在地下的當兒，辦公室的門一響，主任的兩隻貓頭鷹的眼忽然出現了。大家都含着笑歸到自己的位子。

## 二

下了班，剛出公司，雷夫君就聽見背後有人喊他。回過頭來，他看見紅胖的小趙正從背後笑着趕來。

『什麼事？又是要看那封信嗎？』雷夫君停住脚步，懦弱地笑着。

『不是，不是，』小趙帶着嚴重的目光握着住雷夫君的手。『我有要緊的事向你說。』

『說吧，有什麼要緊的事？』

『這裏不行，讓我下館子去。』

「你請客麼？」雷夫君的兩隻小眼驚訝得有點濕潤了。

「當然，當然。」

小趙拉着雷夫君走進一家東安市場附近的小館。

「說吧，有什麼事？」看着小趙叫過了菜，雷夫君不安地問了。

「雷夫？」小趙做出發愁的樣子，好像要哭。「你得幫我的忙才行，雷夫！」

「我怎麼幫你的忙呢？」

「我們都是處在同樣的地位……你也是受過戀愛的痛苦的，你能把你的經驗告訴我一點嗎？」

的確，小趙近來正傾心於一個某師範學校的女學生，這是誰也知道的。但他這個要求卻有點使雷夫君為難。

「我有什麼經驗呢……」雷夫君囁嚅地說。

「不要客氣。你年紀比我大些，經驗無論如何也比我多一點。」

「自然……啊……是的……」

雷夫君把眼睛向街上望着，沈默一會，接着才說：